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六十二回 粉金剛逛廟救難女 於秋香舍死罵賊人

話說粉面金剛徐勝，帶了四個家人，往天仙娘娘廟熱鬧，忽見對面一伙人圍著，裡面直喊救人！徐勝立刻叫家人拉馬，自己下了馬，分開眾人說：「為什麼事呢？」只見人羣之中，有二套太平車一輛，車裡面坐著一位女子，車外有兩個僕婦和一個趕車的。旁有一少年人，頭戴馬連坡草帽，身穿青串綢大衫，藍綢中衣，五絲羅單套褲，白襪、藍緞子鑲嵌的雲鞋，二紐上十八子香串，真正伽南香的，面皮微青，青中透白，細眉毛，圓眼睛，帶著十六七個打手，都是橫眉豎目，身穿紫花布褲褂，青布抓地虎靴子，手持木棍、鐵尺。那少年約二旬上下的年紀，是宋家堡活財神宋仕奎之子宋起龍，最是貪淫好色，常倚勢搶人家的少婦長女，手下養著三四十名打手，每逢廟會集場，他必要到的，這明化鎮無人敢惹他。今帶領手下人，坐車子來逛廟，因他去年搶過一個人，良善人家少婦長女，都不敢來逛廟燒香。今日也是活該有事，正到村口，見正南來了一輛二套車，車內坐著一個女子，長得十分美貌。他乃色中餓鬼，花裡魔王，立刻目不轉睛的瞧那女子，遂吩咐家人把車攔住說：「你們別走啦！把車拉到我那裡去。這女子是我新買的，被你們拐騙出來，今日見了我，還不快快送到我家，饒你不死，不然全把你們活活打死！」那趕車的說：「你等別惹事！這是吏部主事於得冰老爺的家眷車，這是我家小姐，帶著僕婦養娘進京去的，你們趁此躲開！」宋起龍冷笑說：「娃娃你好大膽量，休要說這大話嚇人，你家大爺是不怕事的。」吩咐從人道：「你等去搶下車來，拉到我家中再說。」那僕婦見一群惡人要上車來拉，她就直喊救人！車裡於秋香一瞧，知事不妙，說：「你們這些囚徒，光天化日，硬敢白晝搶人！天網恢恢，你等真不怕死，我和你誓不兩立！你這賊種，我有一死擋你。」說著就要往車上撞頭，那些打手也不敢拉了。瞧熱鬧的人，都知小太歲宋起龍的厲害，無人敢管。

正在著急之時，忽見西邊人讓開了，說：「教師爺來了！」

宋起龍本是酒色之徒，從不練武，不知道他父親新收了一位大教習，頗有武藝。他兄弟宋起鳳，倒是常踢腳練拳。這廝他是連買的妾，帶搶的人，共有十四位，夜夜歡樂。今見外面進來一位二十餘歲的少年人，一臉正氣，身穿寶藍洋綢大衫，足下白襪雲鞋，白淨面皮，眉清目秀，另有一團精神，進來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趕車兒的把要搶人的事故，說了一番。徐勝聽罷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，這可不行，哪位要搶，先見見我。」宋起龍聞聽，氣往上衝，倚仗人多，過去一伸手，就要把徐勝抓住；卻被徐勝一接他的手腕，往懷裡一帶，立刻栽倒在地。宋起龍的打手夏跳，認得是大教師爺，都不敢過來動手。徐勝說：「趕車的，你走你的，我在這裡，管保無事。」那輛車也就趕著如飛的去了。宋起龍說：「跟我的人，來，快給我打這匹夫！你真敢來打我，我把你活埋了。」眾手下人口中答應，卻不敢過來。徐勝打了他幾拳，他乃被色所迷的人，早已不能起來，臥於就地說：「好！你們就瞧著他打我，也不動手，真是奴才。」

跟徐勝的人，忙在徐勝耳旁說：「教師爺別打啦！這是咱們少

莊主，你老人家不可如此！」徐勝急忙上前扶起，說：「得罪得罪！我實不知。」宋起龍亦不言語。徐勝遂逛廟去了。

宋起龍爬起來，哎喲了兩聲，說：「你們是安著什麼心？」

人家打我，你等也不來幫助，只會吃我的。」內有一名打手宋才說：「大爺，方才打你老人家的，就是咱家大教習。」宋起龍說：「好好！要害他不難，他也不知我的厲害。你們跟我來，見莊主自有話說。」那些人跟他上車，回歸宋家堡，到家進了內宅，知道他父親正在西院媳婦秋鴻院中，便走入西院，到了翠花軒，見父親帶著他母親（也是歌伎，叫禧娘）與秋鴻這兩個侍妾飲酒。他進來說：「爹爹，你花錢請了一個教習，竟會打我。今日在明化鎮他欺我太甚，我是要報仇的。」宋仕奎說：「起龍，你今年十九歲了，也不知世務。我收這些人，原欲創成基業，還不都是你二人的。你二弟今年十五歲，我瞧他甚好。

我要你二人練些武藝，也好和招賢館的人相近相近。你只知道搶人，作此傷天害理之事。要作幾件別古絕今之事，也好留芳千古。你快往後院去吧！明日我帶你二人去拜老師，跟教師練習武藝。」宋起龍也無言可說，只得向後院房中去了。宋仕奎也不在意。

且說徐勝回到招賢館，立刻叫書童去請尤四虎，二人商議，要出一張招貼，聘請文武全才之人，只說護院看家。尤四虎也甚願意。二人吃了晚飯，各自安歇。次日天明起來，吃了早飯後，宋仕奎帶著兩個兒子宋起龍、宋起鳳來見徐勝，說：「教師！我這兩個孩子都年輕，性情太浮，求教師教他二人幾路拳腳，只為防身之用。」隨叫兒子過來，說：「你二人給老師磕頭。」宋起龍兄弟二人叩了頭。徐勝說：「莊主！我昨日多有得罪世兄。」宋仕奎說：「理當教訓，感謝不盡。」徐勝說：「莊主既叫二位世兄跟我學練，須要工夫長，不可出門，每日早上來，

晚上回去。現有一件要事，請莊主在各處貼一張帖兒，是請護院之人的招貼，以便招聚能人，明年共成大事。」宋仕奎說：「甚好！我家瞧風水的先生李珍說，我的大事也就在今年明年了。只要我得了天下，你等皆開疆展土之功臣，裂土分茅之虎將。」立刻叫管帳先生寫幾個護院的招貼，派人貼於各處。宋家兄弟二人，自此跟徐勝練習拳腳。徐勝亦不肯真教，說：「我所練的拳腳，是五祖點穴拳。我是八蠟靈牙山、七寶藏真洞華陽老祖的徒弟，我師父能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。你二人跟我練過三年，我帶你朝見師祖。」宋氏兄弟二人雖也答應，說是長來，卻並不長來。

徐勝這日正要瞧操，宋仕奎也來了，便升了演武廳。只見外面家人來報，說外面來了兩位投賢的，要見莊主。宋仕奎在演武廳當中坐著，左有徐勝，右有尤四虎，兩旁是餘華、呂勝、何苦來等十數個人，台階下有五百名莊兵。聽到家人來報，吩咐說：「有請。」只見從外進來兩個人：頭前一人穿紫花布褲褂，紫花布襪子，青緞雙臉鞋，淡黃臉膛，雄眉闊目，二旬光景，正在青年。後跟的一人是白淨面皮，身高七尺，身穿青洋綢大衫，青緞抓地虎快靴。二人上了演武廳，說：「莊主在上，我二人有禮。」穿紫花布的自通名姓說：「我乃是高得山。」穿青洋綢的說：「我，乃是劉青虎。」宋仕奎說：「二位是哪裡人，從何處來？」高得山說：「我二人是拜兄弟，聞得宋莊主請護院之人，故此前來。我二人自幼愛習長拳短棍，刀槍棍棒件件精通，無一不曉。」宋起龍在旁說：「你二人何不練一趟？」高通海把平生所學之藝，練了幾趟。徐勝說：「這個人真好本領，我瞧了好，不知莊主以為如何？」宋仕奎乃是行家，也說甚好。劉青虎說：「該我練了。」劉芳走到台階以下，用刀指了指天，又指了地，他轉了個彎，就不練了。

徐勝認識這二位都是俠義之人，也聽說劉紫金山後，歸到了彭公那裡，今日必是臥底來了，便故意說好刀法。尤四虎說：「這是什麼拳？乃無能之輩，把他趕出去。」徐勝說：「二教習你不懂，這是八卦拳頭一招，你要不服，和他比試，你不能贏他。莊主好容易得個人，你說不行，如何使得。俗語說得好，千軍容易得，一將最難求，這是真話。」尤四虎說：「我倒要與他比試比試，如不勝他，情願把二教習之位讓給了他。」遂對劉青虎說：「你敢與我比試嗎？」劉芳說：「我陪你走幾趟。」

尤四虎跳下去，二人在廳前走了幾個照面，劉芳一腳便把尤四虎踢於就地，眾人無不喝采。宋仕奎一瞧說：「尤四虎，你真有眼無珠，幸有大教習在這裡，你讓位吧，二教習之位是劉青虎的了。今後你就算看館頭目。」尤四虎一口氣忍於心中，一語不發。散了操，宋仕奎回宅，分賞眾人酒席。

徐勝帶二人至西院上房，說：「二位兄長，是從汴梁來的嗎？」二人見左右無人，說了來歷，並說已知你在這裡。三人情投意合，擺上酒席，高源又好喝，三個退去伺候之人，俱各吐肺腑，定計靜候官兵到來。吃到三更，方才安歇睡覺，把門關上，三人倒身就睡著了。天有三更三點，尤四虎越想越氣，提了單刀，來至窗下聽了一聽，三人俱已睡著。把門推開，到西裡間一看，高、劉、徐三人正自睡熟。他一掄單刀，照定徐勝就是一刀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